

第二名 涂滌尹

個人簡介：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二年級

就讀東海中文系二年級。做小金魚的人，在角落編織什物。曾獲東海文學獎
散文組第三名，西子灣文學獎散文第二名。

氧化

1.

氧化，每個人都是不同顏色的。老師如此對他說。

嶄新的擦銀布在長笛上摩娑，抹過圓潤的按鍵，大拇指隔著布面抵住笛身，擦過之處，原先起霧朦朧的黯淡表面，如刮除老舊游泳池磁磚面的苔癬，還是撈掉雞湯表層霧狀油脂那樣，水面極漸的清澈起來，反射投映出他的臉。長笛變得明晰，管狀笛身恢復原先的亮銀色光澤。

翻開擦銀布，雪白柔軟的纖維上頭，赫然一抹淡青，竹子一樣的綠。

他想到了國家地理頻道中，寒涼的冬景轉春。縮時攝影快轉的恍惚不真實鏡頭下，鋪滿厚雪的潔白大地（當然他從未親眼見過雪）正融化，從地表土色冒出頭的一兩枚筍，那種恍然大悟之青綠。

他的氧化是綠色。他很滿意這種顏色。

就這樣他參與了每一週管樂團的集訓，在燠熱蒸騰的體育館深處，角落一間天花板低矮的窄仄教室裡，頂上的電風扇一旋轉起來彷彿血滴子隨時能削掉他們的頭顱，是以從未有人敢開啟。封閉的教室有壞掉的木椅（木條縫隙戳出生鏽鐵釘）鐵桌（一不小心踢到會發出巨大轟雷的聲響）諸如此類破舊老課具，還有體育班所用的一架生鏽斑駁跑步機，綠色橡膠軌道已發霉成碎薄片，堆疊在那裡。

小教室中，塞擠入一架大鼓、兩架小鼓、低音管、薩克斯風、數不清的單雙簧管、長笛，外加一枚鈴鼓，一對鈸。指揮在木椅上站得老高，俯視整個樂團二十幾人，雙手揮下，一瞬間眾管齊奏，竄蹦亂跳的聲音粒子混雜蒸騰出的黏滯汗滴，幾欲掀翻體育館屋頂。

校慶來臨前一個月，樂隊趁著暑天正午於操場演練進場。司儀喊「樂——隊——進——場——」指揮背向樂團，手中握著她亮銀色的權杖，朝天空一指，大鼓「咚咚」擊了起來。他們穿艷紅的制服，帽子上黃色雞毛撻子遮不住烈日，揚起樂器，踏出步伐一面賣力吹吼〈聖者進行曲〉。原先在小教室裡極其響亮以致耳鳴的樂聲，此刻面對空曠的操場，頓時便散亂了開，形成一縷一縷輕煙樣不成

行陣的音律，聲波的傳遞僅限方圓六米。他吹出的二氧化碳夾雜踏步向前的喘息，跌跌撞撞入長笛管內，虛弱顫音穩不住高低，氣聲嘶嘶。

校慶來臨前一個月的正午，有時會下起大雷雨。儀隊旗隊身子極輕便的遮頭開溜，只留樂隊原地慌亂，大雨中狼狽的拖拉笨重樂器，操場積水極快，每踩一步便激起浪來。護住懷中的長笛避免淋雨，他隨樂團逃到體育館，屋簷垂落雨簾，大夥兒一面笑罵髒話一面清理淋濕的樂器，他呆呆站在屋簷下仰望浩浩湯湯砸落的雨幕，彷彿靈魂中有甚麼事物被掏出展開至二維的平面，讓他得以用巨視的角度觀望著這一片微粒子樣的靈魂小宇宙，像看著遺失許久的記憶幻燈片在腦海中播映。

正自惆悵，薩克斯風手遞來一張擦銀布，他很是感激。取出長笛，翻開布面，這張擦銀布用得很久了，已經泛灰，鋪滿數年來練習的痕跡，藥水漸漸褪去，以致很難再將金屬擦得光亮。

而布面淡淡的紫色，是薩克斯風手大雨後的氧化。

此情此際，他突然解構出靈魂粒子的模糊樣貌。

啊，是那個有紫色閃電的暴雨的夜晚。阿齊帶著他跪在閣樓窗台邊，抬頭看瓢潑擊打於玻璃的豆般大的雨珠，天邊驚雷陣陣，每閃過一次整眼的亮光，他小小的身軀就害怕得顫抖，伸手塞住耳朵。阿齊嚴肅將他的手拍掉：「好好跪著不要亂動，這樣祈禱才有用啊。」

我是齊天大聖孫悟空的義子，阿齊經常這樣跟他說，你看我的名字有一個「齊」字。他說你要怎麼證明？阿齊就會撈起袖子來，露出臂膀上那一道長長的疤痕：「喏你看，這是我好小好小的時候出車禍，縫了十針，阿嬤抱著我去廟裡消災祈福，齊天大聖說妳這個孫仔命裡多難，不如我收他為義子給他保庇。」

阿齊屬猴子，他的眼睛很大很亮，像孫悟空的火眼金睛。

那天阿齊說喂、臭小子，雨下太大了，還一直不停，我們家的稻苗要被泡爛了怎麼辦？他說他還沒上一年級，他不知道該怎麼辦。

「我知道。」阿齊拍拍胸脯，將他拉到窗台前讓他跪下。兩個人在玻璃雨幕前雙手合十：「我教你，祈禱齊天大聖孫悟空，拿出金箍棒把雷公電母揍一揍，讓龍王不要再布雨了。」

「照著我說的跟著唸啊。」阿齊命令。

他不知道他們兩個在窗台前跪了多久，雨一直不停，閃電越來越多，雷聲越來越響。

「哥，齊天大聖真的有用嗎？」他發出狐疑。

阿齊「噓」了一聲，轉頭狠狠瞪他：「周以安閉嘴，認真祈禱啦。」

阿齊的眼睛很大很亮，像孫悟空的火眼金睛。

火眼金睛，是大聖被太上老君扔進八卦爐，裡頭滾燙炙熱的火焰灼燒著，猴子的骨頭骨髓細細密密裂解質變，燒烤鍛鑄出銅筋鐵骨。大聖躲在幾個陰氣的方位(他記不起來阿齊怎麼說的，是坤位嗎還是兌位還是其他甚麼)烈焰侵入眼簾，刺痛眼仁、視網膜、瞳孔、玻璃體……七七四十九天以後，戰利品像拓印那般，熊熊的爐火留在了他的眼眸之中——火、眼、金、睛。阿齊一個字一個字的說，臭小子，我能看出你心裡在想啥，就跟孫悟空能看出喬裝的妖怪一樣。

在這個魔幻的有紫色閃電的夜晚，虔誠跪禱那個他們相信其存在的、囂張跋扈之神尊。木質家具浸潤在大雨的潮濕中，窗戶外無邊無際的夜躁動著包覆起整層閣樓，在逐漸積漲的溼潤雨池裡漂浮起來，晃晃搖盪著。雨水對玻璃擊打似一枚枚羽箭對標靶之攻擊，他驚恐而駭異地抬頭望著那欲刺穿他眼眸的雨箭。

「轟隆！」一聲驚雷過後，四周剎然陷入昏暗。

停電了。

外頭明黃參雜亮紫的閃電成為他與阿齊守著的小宇宙裡，唯一刺目而顯亮的色彩，老舊窗戶的梅花格紋圖騰被映照得散發琉璃樣的光輝，他嗚咽道：「哥，我怕怕……」

阿齊撫了撫他的肩膀，奔到櫥櫃裡取出蠟燭和打火機，「啪擦」點亮了火燭，一面叮嚀：「臭小子，不可以亂拿打火機玩哦，我已經五年級了所以才能用，而且是停電和生日才能用。」他乖巧點頭。

將燭台擱在窗邊，兩人守著一盞小小光明，窗外仍是雷雨暴風。

燭光之下，他能見到阿齊炯炯的瞳眸裡，兩團燃燒的明黃色火焰，火、眼、金、睛。

「喂，臭小子，我們來結安答。」

「結安答，像鐵木真和札木合那樣嗎？」

像劉關張、像郭靖和拖雷、像孫悟空和牛魔王那樣。他們兩個跪在燭光之下，學著電視連續劇裡說出誓詞：我周廷齊，我周以安，從今以後同生死、不相棄，永遠不背叛誓言。

2.

雨很快就停了，大鼓手將鼓滾進樂器室，掌鈸的學長搓揉著鈸面，發出噌噌的嗡嗡聲，周以安將擦銀布交還薩克斯風手，細心的將對方那淡紫色的氧化痕跡，像對待上古衰變的化石那樣，珍重的折疊起來。

「知道嗎？小薩，妳的氧化是紫色。每個人的氧化都是不同顏色的。」

薩克斯風手饒有興致的看著他：「哦，那你的長笛氧化是甚麼顏色？」

「綠色。青綠色。」他輕聲而鄭重的說。

「氧化？你說長笛會氧化？」鈸學長湊過來，瞪大眼睛，發出一聲嗤笑：「周以安，你不愧是社會組的。」

那——叫——生——鏽，鈹學長說。長笛是銀器，銀和金的活性都很低，基本上不太氧化，鉀鈉鈣鎂鋁碳鋅鉻鐵錫鉛氫銅汞銀鉑金——金屬活性順序背過吧？長笛不會氧化，它只會生鏽，這叫做硫化。

所以笛管表面時常出現的似金屬被煙燻之焦黑，或是偶而苔癬樣攀爬匍匐圓形按鍵上的墨綠色斑點，被雪白擦銀布摩擦拭去後，留佇於纖維表面的竹葉般的他的「氧化之青綠」，一直以來都是以「硫」這個物質名稱存在的嗎？

缺氧。他瞬息之間感受到了缺氧。大口大口呼吸著空氣，胸腔卻空蕩蕩的只剩二氧化碳、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硫，明明都有「氧」卻都不是氧氣。沒有氧氣無法呼吸，他不會竹葉那樣的光合作用，銀製長笛擦出的青綠也不是氧化，那叫硫化，那只是一種生鏽，那——叫——生——鏽，生鏽這詞他媽的難聽。

缺氧。靈魂中的某些雜質，魚刺哽在食道般，喉嚨處骨頭與舌擠壓腫脹的痛楚，氣管連接鼻腔的阻塞感，像生了息肉一樣，偶爾經歷經扯動，異樣的梗塞便久久揮之不去。

像是第一次的馴服。

那日的天特別暗沉，小閣樓蒸籠般將空間擠壓至一個極高的密度，黏稠空氣遲滯著，窗外是烏雲，朝正努力抽高的綠色稻苗滾滾而來。閣樓裡，積木散落，他搭建的城堡已被推倒一地，看不出原先的樣貌了。其中紅色的木頭圓錐體一路滾到榻榻米最角落，撞到壁紙鋪得極厚的斑駁牆壁，發出一聲悶悶的「咚」。

阿齊伸手一掐，鎖住了他的喉嚨，輕易就將他提了起來，拎小兔子一樣。他抬眼瞪他，沒有還擊，倔強的裝出一副不在乎的模樣。阿齊揚起眉來，將聲音壓得低低的：「還能呼吸嗎？」

他沒有說話。他才不會求饒，一雙拳頭在腿邊握得緊緊的。脖子上那隻手越勒越死，將他氣管箍住，肺部脹得熱熱辣辣，他吸不到氣了。

「求我放手，就饒了你。」

隆隆悶悶的雷聲迢遞，幾乎把小閣樓的空氣凝到飽和。

他紅著一雙眼，咬牙仰頭，一下子撞進高了他一個頭的阿齊的眼瞳裡，灼灼炯炯，像故事裡孫悟空的火、眼、金、睛。

「求饒！」

他再也忍不住，壓抑怒吼，出手朝阿齊臉上招呼了一拳，卻輕易被反扣住手腕，他往回抽不開，便伸出另一隻手來扳，小臉脹得通紅，又使上了腿，向著阿齊踢出幾腳，卻是徒勞。

氣力懸殊。

「你皮在養嗎？」阿齊用上了勁道，死死掐住喉頭。

眼前越來越模糊，紫色的光點自視線四面八方聚攏，像仙女棒揮舞過的餘芒，跳躍飛舞著。缺氧。胸口要炸開了，脖子哽著疼，狼狽而痛苦的羞辱感侵蝕他的靈魂。

「放手。」艱難的，他用氣音，顫抖著說出了求饒。

「周以安，以後聽不聽我的話？」

「放手。」他持續掙扎，凝在眼眶裡的淚終是忍不住落了下來。

「聽不聽？」

「聽。」氣若游絲。

整個空間突然被閃電照得亮堂，阿齊的臉孔在他眼前放大，忽明忽暗，那對火眼金睛將他灼燒：「不准去告狀，聽到沒有？」

「聽到了。」

脖子上的力道突然便鬆了。缺氧。窒息。他跌在地上，頭昏眼花，空氣乍然灌入肺腔，刀子割般冷冽，引來一陣瘋狂的咳嗽。缺氧。氣流在氣管與肺腔中刮刻，喉頭的腫痛令他耳鳴起來。「哇」的一聲，他嚎啕大哭。

雷聲即在此刻轟然乍響，濃密而愠怒的黑雲壓到最低，大雨是如來的大掌猛然拍落於閣樓屋頂，瓦片似他即將被捏碎的脖子之骨節般顫抖著格格作響，被雨水沖刷出一片不和諧的暗色。

這是第一次馴服。

後來他習慣端詳鏡中的自己時，撫摸突出的喉結。

3.

大雷雨侵奪了他們的校慶預演，而下午數學課亦滿載著睡意對他之侵奪。

庭院深深深幾許，三個「深」字完全不相鄰，共有幾種排列方法？在樂理上，「深深深」是三連音——在兩個節拍中加入三個音符，使得每個音符長度為三分之二。4 / 4 拍號的樂譜中，黑色蝌蚪三隻並排於半個小節，肥胖而倔強的不肯縮小自己，佔據節拍餘響滿溢，兩個節拍除以三個音符，三分之二是除不盡的循環小數。庭院深深深幾許？深深深三字完全不相鄰，三連音的黑蝌蚪被迫拆散，肥大的它們無處容身，庭深院深幾許深？

庭院深深深幾許？老家的庭院有玉蘭樹，樹上結著嫩黃奶色的花。

母親說阿齊是堂哥，伯伯一家住在國外，讓阿齊獨自回老家將小學讀完。

田裡的苗長得很高了，水泥地被太陽烤得炙人，他在深深庭院玉蘭樹蔭下的涼椅，折書局買來的紙娃娃。角落鐵電扇開到最大，鐵片已經生鏽，馬達催動下發出嘈雜的嗡嗡聲，銀灰的扇面布滿了斑斑褐紅暗色氧化鐵，旋轉起來喀啦喀啦牽絆了暑氣的燠熱。隔壁工廠的推高機駛進駛出，有工人在吆喝著搬貨櫃。

紙娃娃可以換衣服、換鞋子，他將每一件配飾，小心翼翼的從厚紙掰下來。阿齊從安親班回家，湊到他身邊：「臭小子你在幹嘛？」玉蘭花墜落，白白軟軟的花瓣掉在庭院的不銹鋼桌面。

「小子，這些紙娃娃有靈魂哦，你趕快丟掉。它們半夜趁你睡著的時候活過來……」阿齊瞪著火眼金睛對他邪邪笑，執起一枚紙娃娃朝他蠕動過來，拉高嗓子：「它們會說周以安、周以安……半夜紙娃娃會爬起來，嘿嘿嘿，它們走到你床邊，扯你的頭髮，周以安……」

猛然一陣雞皮疙瘩使他害怕，他說我不要它們扯我頭髮，阿齊怎麼辦？我該怎麼辦？於是阿齊教他將紙娃娃一一撕碎浸水，最後扔進馬路對面電線桿旁的垃圾桶裡。

他回回天真的認定這些魔幻故事之存在，既恐懼又刺激的奇異搔癢感撓著他的內心。在撕碎它們前，他極為不捨的認真觀察每一尊紙娃娃的碧藍眉眼、金色蜷曲頭髮、它們身上鏤空的長方形洞（這些洞讓紙衣服能夠穿過固定）、邊緣被他從紙板拆下的平滑裁痕。

那些拋棄的紙娃娃回回入他的夢，他夢到它們從垃圾桶自主的拼接手腳，像醫生縫補病人傷口那樣，泡爛的碎片集結堆疊起來，湊出模糊歪斜的臉孔，它們跌跌撞撞地越過馬路，來到小閣樓，扯碎睡夢中的他的頭髮。

隔日起床他在枕邊發現一絡絡碎髮，似灰黑的巧克力屑屑，散落在鋪灑早晨陽光的卡通床單上。頭皮一陣細細密密的麻癢，有甚麼東西撕扯著他，骨髓裡升騰出一股不可名狀的顫抖，他哭著把紙娃娃的事告訴母親告訴阿公，但沒有人相信，只帶了他去廟裡收驚。

他總是孤自面對這些魔幻帶來的種種惶惑及威脅，沒有人會救他。

阿齊屬猴他屬牛，阿齊說我是孫猴子你是牛魔王，我們來結安答。他們總一再重複同樣的遊戲。結安答。在小閣樓裡跪著，朗誦背得滾瓜爛熟的電視劇誓詞。

天氣晴朗時，他們會坐在門檻上看雲。阿齊說你知道火眼金睛如何看出妖怪原形嗎？他說他還沒上一年級他不知道。阿齊說：「我教你，孫大聖都是看雲——那裡一大片，看到沒？很大一坨的那個，淡淡的紫色，看到沒？紫色的雲，那裡一定有妖氣。」

有時候萬里無雲，天空是那樣湛藍，藍得能被指頭戳破，他們倆人於空中搜尋半天找不到大片的雲。然後阿齊會指著角落一抹極小極小的白雲，道：「臭小子，你看——筋斗雲，齊天大聖的筋斗雲。」

然而這只是少部分的和平。大部分時候恨意如氧分子，吸附攀貼在他靈魂表面，鏽蝕著浸潤著。自從第一次馴服後，阿齊樂此不疲的與他玩掐脖子的遊戲，而他總不願意示弱，總裝出不在乎的模樣，這使得阿齊那熊熊的征服慾越發灼燒，掐住他脖頸的掌大膽且放心的增加力度——缺氧。窒息。他時常處於頭昏眼花的迷幻狀態，視線周圍泛著紫色的螢光斑點，糾纏環繞，是他的恨意，如潮水侵蝕岸岩帶走砂石留下孔洞，徒留被風化的靈魂。

於是他想像著復仇的一天。他終於等到那一天。

小學畢業典禮，大伯和伯母都沒有出現，阿齊的小舅舅去了。那天他獨自一人待在家裡，因為小舅舅帶阿齊去水上樂園玩，他不認識那個小舅舅，小舅舅是阿齊的不是他的，他沒有舅舅。

阿齊回來後，興致盎然與他說了許多遊樂園趣事，那些電視電影中才出現的情景從阿齊口中道出，他彷彿能清楚見到滑水道裡游泳圈浮板撞擊出的水花，那種魔幻炫紫的感覺又出現了。（他有時總分不清自己對阿齊究竟是弱者對強者之崇拜，抑或是那種侵入骨髓的妒恨？）這次他選擇漠視阿齊說的每一句話，安答間的睡前聊天時光，並未因他的冷淡而不歡而散，當他覺得自己快被好奇蟲子擊倒——「所以很恐怖嗎？你有嗆到水嗎？水真的很冰嗎？」諸如此類蠢問題即將從他嘴裡迸出之際，母親推門而入，將阿齊喚了出去。

他孤自待在閣樓中等了許久，隱約聽見「機票」幾個字，而後睏意襲來，他關燈將自己扔入被窩。不知道時間輪軸滾動到哪個具體的分秒，阿齊才終於回來閣樓中。模糊的睜開眼，他問：「哥，媽媽跟你說甚麼？」話未完，就被阿齊壓抑的怒吼打斷：「干你屁事！」

一下他清醒了過來，濃濃的幽怨情緒排山倒海而至。不再說話，他翻身背對阿齊，暗自生悶氣，一直沒再睡著，那股憤恨的不明委屈似蠶寶寶無端咬嚙啃蝕著他。

半夜，他忽然聽見除了牆壁掛鐘之滴答以外的異樣聲響，窸窣窸窣如泣如訴，摻雜一點嗚咽。他翻身而起，身旁一坨蜷縮如蟲繭的棉被裡，他看見阿齊在哭。一種既驚奇又興奮的感覺在他心中乍然響動，阿齊在哭？

他好似發現了天大的祕密，在這詭譎幽暗而靜謐的夜晚，齊天大聖之子傲岸霸道的火焰樣炙熱之形象，被冷冷的用滅火器噴灑，白霧迷濛之中他想像阿齊那雙火眼金睛於他眼前皺縮坍塌崩裂，如被他撕碎的紙娃娃一般，輕易就能玩弄於股掌之上。

絲絲快意充斥他的靈魂，他亟欲與人分享此刻的祕密之發現。於是他奔去母親房間，說：「阿齊在哭。」一面努力將自己的臉擠壓出睡眼惺忪、憐憫、惶惑的形狀，以壓抑他心中那股炫耀凌駕於睡意的勝利快感。

「只是晚幾天才能見到爸媽而已，就這麼傷心，這孩子……」母親嘀咕著隨他來到閣樓，挖開被子裡的阿齊安慰。躲在母親身後默默觀察，阿齊發著高燒，全身滾燙得嚇人，母親取來冰袋和退燒藥，擔憂著呢喃：「下午去水上樂園玩，感冒了吧……」

阿齊被母親從被子裡剝出來的一瞬，他清楚看見隨著阿齊遭到剝離的、祕密被挖出的狼狽、羞惱。此刻的阿齊是脆弱得彷彿他學著伸手一招，便也能拎兔子一樣舉在半空冷眼威脅。果真阿齊的雙眼此時兔子寶寶一樣紅，火眼金睛不復存在，只留烈焰撲熄的殘存掙扎之餘芒。他快樂極了，在母親餘光見不到之處，朝阿齊扮了一個鬼臉，又刮刮腮幫子表示「愛哭鬼羞羞臉」，然後露出阿齊經常對他做的那種邪邪的笑容。剎那間，他見到那雙火眼金睛爆發出燃燒的恨恨怒意，好像在對他吼：「干你屁事！」

母親轉過頭來看他，他立馬換上一副哀戚悲憫的神情。等到母親回過身去輕聲哄阿齊，他再度探頭，見到適才復活的火眼金睛已經回歸黯淡，是缺氧的熄滅。

他將這詭密彷彿世界顛覆、兩極倒轉的異化夜晚發生的一切秘密，視為一項快意的復仇。

4.

放學後的管樂團練顯得寂寥。

「切分音」是一個相同音高的音符同時出現，並結合在強拍或次強拍和弱拍上，因此會導致樂曲進行中強拍和弱拍易位，強拍變成弱拍，或弱拍變成強拍。切分～音，老師說。大家跟我打一次節奏：切分～音。

5.

幼稚園畢業典禮辦在一個大雷雨的日子，他原先央了小阿姨典禮後帶他去水上樂園玩，但雨勢過大，行程取消。他拎了畢業證書、胸花別針和一堆禮物回家，百無聊賴的坐在門檻上，仰望淅瀝淅瀝的雨幕，沒有紫色閃電，只有遠方雷的轟鳴。他好像不再懼怕打雷，只是面對這些無法掌控的局面有些頹靡，畢業離別之傷感於他而言沒有甚麼好難過的，他快上一年級了，但還沒成熟到能理解離別。

然後阿齊出現了：「臭小子怎麼啦？畢業了不開心？捨不得朋友？」

「干你屁事。」

「哦，皮在癢嗎？」阿齊大掌伸了過來，預備掐他喉嚨。他不耐煩地打開阿齊的手，狠狠瞪了一眼。

阿齊蠻不在乎的模樣，拍拍屁股在門檻坐了下來：「喂臭小子，我下禮拜就要離開台灣啦。」

「干我屁事。」

那天晚上他問阿齊，喂你知不知道我們結拜的每一個安答結局都如何了？阿齊沒有回答。他說沒關係我告訴你。

沒關係我告訴你：鐵木真背叛了札木合、郭靖和拖雷決裂、牛魔王和孫悟空反目成仇。

你看，你看。這就是安答的結局。

阿齊離開的那天萬里無雲。他沒有下樓送阿齊，只待在悶熱蒸騰的閣樓裡，聽樓下大人們透過門縫傳來的寒軒。太好了，他快樂的想著，阿齊要走了，不會有人掐他脖子玩，他再也不用看到那雙可怖的火眼金睛。莫名的放鬆感令他雀躍，他在榻榻米上奔跑著，閣樓沒有因阿齊的離去而缺少太多東西，所有的戰鬥機是他的了，戰鬥陀螺、遊戲王卡、彈珠超人、任天堂也通～通都是他的了。沒有人會推倒他的積木，沒有人會再掐他的脖子了，沒有人和他擠一間房（說不定他可以用半夜很黑我害怕的藉口，去和把拔馬麻睡一張床！）

車子引擎嗡嗡發動時，他終究忍不住心中那股好奇，趴到窗台偷偷的觀望。

站在庭院的阿齊拉了個小行李正準備上車，似乎感受到他的目光，於是抬起頭來發現閣樓上的他，那對火眼金睛明快的閃亮了起來，他看著阿齊的雙眼，突然墜入紫色閃電的雨夜反射著燭光的那對瞳眸中，交暉疊映。

阿齊伸出手來，往天空一指。他將頭探出窗外，順著手指望去，穿過深深庭院的玉蘭樹葉，湛藍澄澈的天空中，一朵微小的白雲蕩漾漂浮在那兒。阿齊初初變聲的嗓音揚得高亢，讓身處閣樓的他聽得一清二楚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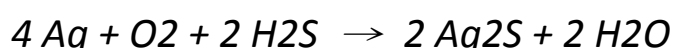
「臭小子，你看——舫斗雲。」

6.

後來天漸漸黑了，樂團散會。由體育館踱步而出，操場暮色靄靄，天空布滿綿密的雲，天是碧色，雲是火燒過的紅，交錯纏繞成繽紛的七彩雲霞。橘紅與湛藍交接之際隱隱泛紫。紫色的雲，有妖氣。是妖氣嗎？

薩克斯風手從背後叫住了他：「周以安！」

他轉過頭，小薩追上前來，她跑得氣喘吁吁，手拿著筆記本，遞給他。上面工整寫了一個化學反應式：



他沒有看懂。

薩克斯風手笑道：「周以安，我剛剛去問了老師。其實你說的『氧化』沒有錯。銀變黑是因為接觸了空氣中的硫，硫得電子變成黑色的硫化銀，而氧化還原反應是一個丟電子，一個得電子，你知道的，國中學過嘛——所以說長笛『氧化』是沒錯的，只是就銀製長笛而言，『硫化』是比較精確的說法啦。生鏽是因為氧化，銀製長笛硫化屬於氧化的一種，這樣講就合邏輯了，你說對吧？周以安。」

薩克斯風手一口氣說了這麼多，一面擺弄筆記本上的化學反應式，將箭頭勾來勾去，又畫了許多電子，把他弄得一楞一楞的。

氧化。空氣中的氧分子和硫化氫還有電子們彷彿在他眼前浮動起來，操場以極迅的速度趨向黯冥，天邊火燒雲變得迷迷濛濛，餘暉漸逝，所有景物渙散開來。

「謝謝妳。」他鄭重的對她微笑。

在這個白日將盡黑夜將臨的狼狗時光，模糊朦朧的陰陽交替時刻，他彷彿得到了一個救贖。

7.

最近一次見到阿齊，是分別的十年後。高一的周以安在閣樓裡端詳鏡中的自己，伸手撫摸突出的喉結。母親在門外喚他，他離開房間前，往窗戶看了最後一眼，老式的馬賽克玻璃窗，將外頭一切模糊渙散地疏離開來，他伸手撫摸窗面凹凸細緻的梅花圖騰，繁麗纏結的圖騰係利用「圖地反轉」概念設計。

圖地反轉。畫面上的主要形象與其背景產生曖昧，有時盯著畫面看久了，視覺會因此反轉，產生「觀看的另一個角度」。錯視，詭異又迷人的藝術。它不斷建立又打破自我，翻疊往復。盯著它，偶然認為讀懂了，卻隨即陷入迷惘。

雲極黑極低，他即將前往靈骨塔。他撫觸馬賽克玻璃窗的梅花圖騰之凹凸，指腹探到一絲絲大雨將至的微涼。拉開窗戶望見庭院深深，玉蘭樹耷拉著葉子，在水泥地蒸出的熱氣裡厭厭。忘記從哪一年開始，玉蘭樹不再開花。

雲極黑極低，他走出閣樓，在樓梯轉角迎面遇見了周廷齊，阿齊戴了一副黑框眼鏡。

「臭小子，竟然長得比我高了。」依舊是那副邪氣的微笑，他努力從阿齊陌生而成熟的面孔裡辨認當初的樣貌，但是徒勞。那對曾經明亮的雙眼被髒汗的黑框眼鏡隔擋，火眼金睛不復存在。

阿齊晃晃手裡的鑰匙：「走吧，坐我的車。」

他坐阿齊的車前往靈骨塔，那是一台黑色休旅車。阿公過世了，把老家的遺產全給了大伯，以後稻田、這幢老舊房子包括深深的庭院和庭院裡的老玉蘭樹，還有小閣樓，是長孫阿齊的，不是他的。雲極黑極低，大雨落下來了，壓抑而憤懣的哀傷將他吞噬，雨幕砸在車前玻璃上，雨刷擺動，休旅車撥開水流前行。兩人沒說話，阿齊握緊方向盤將車子飆得像孫大聖的筋斗雲，一踩油門十萬八千里，他恍惚間彷彿撲騰在雲霧之巔，地面激起的水花是如來的巨掌將他們推送往未知的前方。

8.

長笛的按鍵之排列組合一直是他未解的題。二十多個孔，那個發明長笛的人是如何在排列的按鍵上找尋正確的「Do」的指法？又是如何發現裝飾音的「Si」可以藉由右手中指震動側邊小按鍵快速發出？是否要經過不斷的排列組合建構解構，將不正確的指法刪除，正確音準的指法留存，一一記錄起來呢？

有時候他忘記了高音「La」是左手拇指中指和右手食指小指，這個音太少吹奏，他老是得猜測著指頭的組合是左手食指嗎？還是拇指的左邊那一顆按鍵呢？往往他在笛管按鍵上摸索且一無所獲（嘗試吹出的高音沙啞而破損似摔毀的瓷器），最後頹敗而無奈的翻出指法表搜尋高音「La」。他想著會不會有那麼一天，這個高亢到衝破五線譜再加五條線的高音「La」，在幾百年以後被世人們徹底遺忘，沒有人再記得這個音的正確指法？他想著到時候會不會出現一位解題者，一一將所有按鍵孔洞進行排列組合，耐心的尋尋覓覓出這個在指法表裡孤獨遭冷落的高音「La」？

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，「尋」在「覓」之左且「尋覓」二字不相鄰，共有幾種排列方法？

搬離老家後，他時常無端的尋覓除了老家以外的玉蘭花香。

許久許久以後的一個夏日。那時候他已經徹底遺忘更多包括高音La的長笛指法技巧，在時光之流裡載浮載沉的迷惘著困惑著，忽然有甚麼東西牽引著他又回到了一切氧化的起始點。

他站在欄杆外，庭院深深。

門口保全系統閃著綠燈，他知道若貿然推門那警鈴就會乍響。深深庭院上了重重的鎖。荒謬。他站在自己老家的欄杆外，沒有鑰匙。

墨綠色的欄杆已經生鏽，油漆剝落成碎屑，漆與金屬間之溝縫塞擠褐黃色的鏽，物質無聲而迅密的增長，一段時間不察它們已占據了靈魂的蝕洞，一面填補一面侵奪，霸道的進行氧化還原反應。而物質不滅，欄杆氧化了，周圍一定有甚麼東西失去了它們的氧。是甚麼成為了欄杆的還原劑？

隔著鏽蝕的欄杆他凝望那株古老的玉蘭。庭院深深，玉蘭不再開花。

大雨將至，天空又密布起濃濃的黑雲。管家阿婆從舊屋裡踱步而出，她重聽的大聲道：「安哪！是你啊！你要進來嗎？很多房間的鑰匙都不在我這裡啊，他們回國外去了，把鑰匙也拿走了，留我一個人。」

「小閣樓！」他在阿婆重聽的耳邊盡力大吼著：「小閣樓進得去嘛？」

取得鑰匙，他微微顫抖著旋開小閣樓的門。

在布滿塵埃的櫥櫃裡，翻找出他初學木管時所用的那隻閉孔長笛。掀開盒蓋，灰黑蝕鏽已經結塊凝在按鍵縫隙，看不出銀笛原先的形貌了。被灼烈的火烤過一般焦黑，他拿起它時能感受到時光在笛身作用過的，各項物理化學反應之顫慄。

拉開老式格紋圖騰窗戶，他組合長笛，回顧嘴型與放置角度，抵起唇來，將嘴角拉至合適的高度，露出細小孔洞——吹氣。一遍又一遍的〈聖者進行曲〉奏出來。他彷彿又回到了窄仄的管樂練習間，那些絢爛激盪的迷幻時光，或垂落屋簷的雨幕，靈魂碎屑的模糊拼湊、攤展。

將胸腔的氣息不斷吹吼出來，直到眼前紫色光點閃爍，缺氧。他放下長笛，取出擦銀布，老舊的纖維布滿幼時練習的氧化遺痕，青竹般的淡綠。

大拇指抵住管子，細細擦拭，在蒸騰燠熱的矮小閣樓裡，珍重且憐惜的清理長笛，一些溝縫角落的藏垢被他翻檢刮刻，像在除去靈魂表面的蝕銹，充斥哀傷且扯裂瘀痕之絲絲憤懣。

長笛漸漸恢復雪亮的光彩，銀色流暉終於再度反射。笛管輝映出他的臉，模糊變形已經被氧分子侵蝕的面孔。外頭雷雨開始砸向屋瓦，箭矢一樣衝過未閉的窗格，撲在他的臉上，一片沁涼。

他緩緩展開擦銀布，眸光凝斂在老舊的纖維上頭，斑斑點點被藥水擦拭過的痕跡——是灰色的。

他的氧化，變成灰色了。

一股突如其來的惆悵隨著雨箭的刺痛，侵奪了他。抬起眼來望向長笛對他的容貌之反射：映在銀色笛身的，是一對灼灼炯炯的烈焰樣的瞳眸。

火眼金睛。